

•王雲五主編•

人人文



娜

娜
下冊

左拉著

本館編審部譯

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

左拉著
本館編審部譯

娜

娜
下冊

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

復刊人人文庫序

人人文庫自民國五十五年始刊，迄六十二年終刊成者計達一千五百餘種。中分單號雙號及特號三種。單號每冊八元，雙號十二元，特號二十元。其種數之多，定價之廉，冠於全國。及六十二年秋後，紙張價格奇漲，且不易得，其他工料莫不稱是。人人文庫原以廉價爲主，隨成本而增價，殊違本旨，不得已於六十三年元月始暫停新書之印行，卽原已出版各書亦以售罄爲止，暫不重版。今歲三四月以來紙價工價雖平均較前增長百分之一百五十，然已漸趨穩定，籌謀再四，決從五月起，仍予復刊，每月新刊暫定爲十種，其原出各書，銷數較廣者，仍予重版，以應讀者需求。書價姑定爲單號每冊十二元，雙號十八元，特號三十元，所增雖僅百分之五十，而以視工料之增長百分之一百五十者，仍稍虧損在所不惜。

復刊以後，選材益加審慎，範圍亦日廣，除與英國之人人文庫比擬，且後來居上。關於新知識之介紹仍略仿英國家庭大學叢書。又復刊新書之編著悉與原刊蟬聯

，設印刷工料不再增長，則由原刊之千五百餘種，不難與時並進，遞增至數千種，乃至萬種，使青年學子得以廉價盡讀有用之書，此則所殷望也。

又除單號雙號每種仍維持一冊外，特號因多載名著，爲存其真，必要時得分訂爲二冊以上，如十九世紀歐洲思想史卽其一例也。

中華民國六十三年五月一日王雲五識

第十章

從此以後，娜娜變成了一個闊氣的婦人。她突然出了風頭，因為她的金錢與美貌，全巴黎都知道了她的名字，她不久就與巴黎最所愛的婦人們並駕齊驅。商店的門面有她的相片，報紙上也常常有人說起她。當她坐着車子經過馬路的時候，人人都回頭望她，說出她的名字，大衆感動，儼然像民衆歡迎皇后。娜娜躺在車上快活地微笑，表示與民衆很熟的樣子；她的衣服輝煌，眼邊

帶着青痕，唇上染着胭脂，頭上燙的是金黃的美髮。最不可思議的乃是這肥胖的女子在戲台的做作很笨，她一扮演正氣的婦人就很滑稽；然而她在城市的時候却真的像大家的風範，毫不費力。她是毒蛇般的柔輒，好貓般的大方，總之，她是淫婦隊裏的貴族，掌握了整個巴黎，做一個無上權威的女主人。她的一言一動，總有許多貴族的婦人模仿她。

娜娜的公館在維利耶路，嘉定路口。這是一個奢華的地方，舊時的蒙梭平原，現在成爲貴族所住的區域。有一個少年畫家，初次成名便風狂起來，建築了一所住宅，後來住不得幾天，又不得不發賣了。這住宅是文藝復興時代的樣式，外面像一個王宮，裏面劃分得很新奇；有現代的種種方便，却有與別家不同的地方。摩法伯爵買來做娜娜的公館的時候，已經是佈置好了家具的了。這裏頭有的是一大堆的古玩，東方式的美麗的壁氈，古式的桌子，路易十三式的大安樂椅子等物。娜娜到了這藝術化的陳設裏，古色古香，件件都是很雅的東西。但是，宅子中間的很大的畫室對於娜娜沒有用處，所以她把牠改造；只在樓下保留着一個花廳，一個大客廳，一個飯廳，却在第一層樓佈置一個小客廳，在她的臥房與梳裝室的旁邊。她這種意見竟令建築師吃驚；巴黎馬路

上的女子竟這樣會鑑賞風雅。總之，她並不怎樣把宅子弄壞了，甚至於能增加家具的美觀，只嫌有些豔麗過度的地方，未免顯得她是當年在商店門面徘徊欣賞的一個賣花女。

天井前的長簷下，有地毯鋪着階臺。人家一到了通過室裏，便有一種紫羅蘭的香氣撲鼻而來，很厚的壁氈裏也蘊藏着一種溫暖的空氣。一個黃紅兩色的大玻璃窗，把一種金光照着那廣闊的樓梯。在下面，有一個木塑的黑奴捧着一隻銀盤，盤上滿是賓客的名片。又有四個大理石塑的女子，雙乳裸露，雙手擎着燈臺。通過室裏與平台上，有波斯古氈墊着的小橫炕，法國古氈的靠背椅子，把第一層樓弄成一個外廳，炕上與椅上常有男人們的外套與帽子。氈毯等物消滅了腳步的聲音，像一個教堂，門戶關上了，靜寂中含着神祕。

那大客廳是路易十六式的，太奢華了，所以娜娜不輕易開門，須等到王宮裏的或外國的貴人到來的時候，纔在這裏開盛大的夜會。平日的時候，娜娜須到了吃飯的時間纔下樓來。當她獨自一人在飯廳裏吃飯的日子，她有幾分感覺得空虛。這飯廳很高，廳裏有一張古桌，桌上有許多古時的瓷器與銀器。她吃了飯便忙着上樓，在三間房子——臥房，梳裝室，小客廳——裏過生活。

她已經把臥房修改過兩次了，第一次用淡紫的緞子做壁氈，第二次用藍色的花紗；然而她還不满意，她覺得沒有濃味，所以她再想法子修改，一時還想不出。床低得像一張沙發，花了兩萬佛郎。家具漆的是白色與藍色，鑲着銀網子。到處有些白熊皮墊在地上，太多了，竟掩住了地毯；因為娜娜自小有了一種怪脾氣，要坐在地上脫襪子，現在還改不了這習慣。臥房的旁邊乃是小客廳，這廳的陳設混雜得有趣，是很妙的藝術化。壁上鋪的是桃紅色的，金線繡的彩綢；廳裏陳列着許多珍品，各國的，各式的都有；譬如意大利的小屋子，西班牙與葡萄牙的錢櫃子，中國的寶塔，日本的屏風，都是珍貴的東西。又有好些瓷器，銅像，刺繡品，等物。此外還有床一般大的安樂椅，床均一般深的橫炕。這活像宮妃們的迷樓，舒服得令人欲睡。這廳有的是種種古雅的顏色，除了幾張豔麗的椅子之外，沒有一件東西顯得主人是一個蕩婦。然而却有兩個小塑像，一個是只穿着襯衣的女人，在尋覓她的蟲子；另一個將手當做腳走路。這兩個新奇的塑像便够把這小客廳染污了。客廳的旁邊，從差不多常常開着的門看過去，便可以看見那梳裝室，室中的什物都是大理石做的或玻璃做的，浴盆裏有一個白色的受水盆，水壺與臉盆都是銀做的，還有許多象牙與水晶的粧

飾品。窗帷閉着，室中只有淡白的陽光，娜娜的香氣從這裏直透到天井，整個公館都被她催眠了。宅中的設備乃是一件難事。娜娜有的是索愛，這丫頭始終盡心於她，早已料到有這發達的一天，所以安然地等候了幾個月。現在索愛是揚揚得意的了，她是宅中的管家，自己貯蓄金錢，同時又儘量很忠厚地服侍夫人。但是一個女僕是不够的；還需要一個酒席主任，一個車夫，一個門房，一個女廚子。再者，又要創辦一個馬廐。於是拉布迭特努力獻殷勤，凡是伯爵所討厭的事情他都甘心擔任奔走。他去找馬販子買馬，又到車行裏買車，人家往往遇見他攬着娜娜的臂同去購買，好逢迎她的意見。甚至於奴僕們也是由他荐來的：車夫查理是從哥伯洛斯公爵家裏出來的，是一個快活漢子；酒席主任余良的頭髮燙得很好，而且笑容滿面；又有一對夫婦，女的名叫維多林，做女廚子；男的名叫福朗素華，做門房，兼做跟班。福朗素華穿的是短褲子，臉上搽着粉，上衣披着娜娜賜給他的號衣，這衣是淺藍色的，袖章却是銀色的；他在通過室裏接待賓客。這竟是王妃的派頭了。

到了第二個月，宅中設備好了，一共花了三十萬佛郎。馬廐裏有八匹馬，車房裏有五輛車子，

其中有一輛是銀車，一時壓倒巴黎。這麼一來，娜娜就有了巢穴。小公爵夫人演到第三次之後，娜娜便與陸離戲院脫離；鮑特那富雖則得了伯爵的金錢，仍舊免不了在破產的恐慌中掙扎。她雖則不稀罕做戲，但是因為這一次表演失敗，心中未免鬱鬱不樂。更加上了方丹那一次的教訓，她更痛恨男人。所以現在她說經過了古怪的嗜好的苦味之後，她變成很強的人了。但是她有的是鳥兒的頭腦，並不執定要報仇。除了憤怒的時間之後，她有用錢的嗜好，却又藐視給她的錢的男子，她仍舊是一個敗家精，累得情郎們破了產，便越發自負了。

娜娜第一着便先把伯爵駕馭住。她把他們交際的章程規定了。他每月給她一萬二千佛郎，贈品在外，而他只要求她絕對地不二心，作為交換的條件。她呢，她發誓說她決不二心；但是她要求他尊重她的人格，完全地順從她的意志，容許她有女主人的絕對自由。所以她將來天天可以接待賓客；他非在規定的時間之內不許到來；總之，對於任何事情，都要他有盲目的信仰。他因為妒忌心重，一時躊躇不就應承，她便假裝有自尊之心，說要把一切都奉還了他；同時又把小路易賭咒，說「這樣還不夠嗎？」「戀愛場中是不能不尊重人格的！」度過了第一個月之後，摩法

已經尊重她了。

但是她得寸進尺，有求必得。不久之後，她竟令伯爵相信她是一個好心人。當他鬱鬱不樂地到來的時候，她便設法令他快樂；先問他有什麼心事，然後向他進忠告。她漸漸管到他家裏的事，他的妻子，他的女兒，他的精神上的現狀，與經濟上的現狀，一一由她評判，她的話十分公平，顯得是一個忠厚的女人。只有一次她爲愛情而生氣，因爲他告訴她，說大約不久達克奈就要向他家請求與他的女兒愛斯迭爾結婚。自從伯爵披露了之後，達克奈自以爲有手段，同她絕交，把她看做一個壞女人，所以現在她就誹謗她的舊情哥兒：說這是一個專弔膀子的男人，他的財產都給他同些壞女人們吃光了；說他沒有道德，他雖則不要女人給他的錢，却利用別人的錢，只有些時候他送人家一個花籃或請人家吃一頓飯。伯爵聽了似乎覺得這些弱點都是可以原諒的；於是她老實不客氣地說達克奈同她睡覺過，加上了許多刺耳的穢語。這樣一來，這一頭親事竟不成問題了。好！這樣懲戒他一次，好教他下次不再忘恩背義！

公館裏的家具還不十分完備。有一天晚上，娜娜給了摩法許多山盟海誓，說她絕對不二心，

摩法走了之後，她竟留王多弗爾伯爵在宅中住下，半個月以來，王多弗爾天天來拜訪她，送花給她，殷勤地追求她，她終於順從了，這並不爲的是嗜好，只想要表示她是一個自由的人。然而後來她又起了謀利之心，因爲第二天王多弗爾幫助她付了一筆賬目，乃是她所不肯要摩法開支的。她儘可以在王多弗爾身上每月取得八千或一萬佛郎，作爲她的零用錢，倒是很有益處的。這時王多弗爾正在大肆風狂，將要把他的家產變賣淨盡了。他的馬匹與綠西已經吃了他的三個田莊，現在娜娜快要把阿米堰他的府第一口吞下了肚子裏。他忙着打掃精光，直變賣到費理伯奧古斯特時代的他的祖宗所建築的城樓的殘餘。他越敗家，越發狂，覺得把這最後的財產給了這全巴黎所垂涎的女人，倒是一件痛快的事情，他也像摩法一般地接受娜娜的條件，容許她絕對的自由；他只在規定的日子來尋歡娛，而且不像摩法那樣不懂世情，要求她發什麼盟誓。摩法是什麼都不知道的。至於王多弗爾呢，他分明曉得；但是他始終不會說一句隱語，假裝一切都不知道。他的笑口常開，顯得是一個及時行樂的人！他不要那不可能的事，但願他得了他的時間，而全巴黎也知道，就好了。

到了現在，娜娜的公館的確設備好了。宅中的人物齊了，馬廐裏，廚房裏，娜娜的臥房裏，都有人了。索愛把一切都安排好了，意外的艱難一到了她的手裏就都辦妥；像一個戲院，像一個政府，一切都是井井有條的。事事都施行得很準確，所以起初的幾個月竟沒有什麼衝突或紊亂的地方。不過，索愛給夫人累夠了，夫人一時不小心，或一時脾氣發，都是索愛吃虧。因此她漸漸鬆懈了些，而且她又注意到：當夫人做錯了一件事，要她補救的時候，她便可以於中取利。於是她在濁水裏撈金錢，一個一個的路易都到了她的手裏。

有一天早上，摩法還沒有從臥房裏出來，索愛已經把一個周身發抖的男子領進了梳裝室裏，娜娜正在那裏換襯衣。

「呃？原來是小娃娃！」娜娜吃驚地說。

這果然是喬治。他看見她只穿着一件襯衣，赤裸的雙肩承着金黃的頭髮，他即刻奔上前來攔住了她的頸，把她到處狂吻。她吃驚地掙扎着，氣喘喘地，斷斷續續地說道：

「快放手！他在這裏呢！你真糊塗……您呢，索愛，您不瘋了？快把他領出去罷！您把他留在下

面，讓我想法子下樓來。」

索愛只好把他推出去了。等一會，娜娜躲了空兒，下了樓來，到飯廳裏會見他們，便把他們二人都罵了一頓。索愛心中不忿，擦起嘴脣走了，走時還喃喃地說她本來想要博得夫人的歡心。喬治怔怔地望着娜娜，他得與她重逢，快樂極了，一雙美麗的眼睛裏蘊着淚珠。現在是苦盡甘來的時候了，他的母親以為他老成了，便允許他離開了芳呆特村；因此，他一出了火車站，即刻叫了一輛車子，趕來與他的愛人接吻。他說他願意像當年在美若德村一般，在臥房裏赤着脚等候她，一輩子不離開她。他一面說，一面動手，因為他與她分別了一年，現在需要摸她一摸了。他捏住了她的雙手，直搜進了她的梳裝衣的闊大的袖子裏，摸到肩頭為止。

「你始終愛你的小娃娃嗎？」他用孩子的口氣問。

「當然，豈有不愛的道理！」她說時，突然掙脫了身，「但是你並不先通知我，你就來了……好孩子，你須知，我是不自由的。你應該規規矩矩的纔好。」

喬治下車進門的時候，因為一時滿足了許久的期望，神志昏迷，竟不會看見他所到的是什

麼地方。此刻他清醒了，便覺得周圍的景象都變了。他審視那奢華的飯廳，則見很高的天花板是有雕刻的，碗櫃上擺放着許多銀器。

『呀！是的！』他悲哀地說。

他吩咐他千萬不要在早上到來。下午四時至六時是她接見賓客的時間，如果他要來，可以在這時間內到來。他怔怔地望着她，現出要向她詢問什麼的樣子，却不敢問；她便在他的額上吻了一吻，表示她的好心，說：

『你要規規矩矩的，我一定盡我的能力。』

實際上是她再也不喜歡這事兒了。她覺得喬治是一個可愛的孩子，她願意要他做一個朋友，如此而已。然而他天天在四點鐘到來，似乎十分可憐，所以她往往讓步，把他留在衣櫃裏，仍舊讓他撫拾她的麗質的一涓一滴。他再也不離開公館了，他像那小狗珍珠一般地熟，兩個都在娜的裙底嗅取餘香；雖則當她有另一個人的時候，她偶然覺得寂寞無聊，也就與他稍爲溫存，他便歡天喜地，欣幸得了意外的恩寵了。

胡恭夫人大約是聽說喬治仍舊落在這壞女人的手裏，所以她趕到巴黎來求她的另一個兒子費理伯的援助。原來費理伯此時已經陞了陸軍中尉，在萬生的軍營裏。喬治來巴黎是不給他的哥哥知道的，現在他的母親告訴了他的哥哥，他便悲悶起來，生怕費理伯用強。他因為太愛娜娜了，遇事必坦白地告訴她，所以從此之後他同她談話的時候無非說及他的哥哥，說他是一個硬漢，什麼事情都敢做的。

「你懂嗎？媽媽是不會到你家來的，然而她却會差我的哥哥來……對了，她一定差費理伯來找我的。」

第一次的時候，娜娜氣憤不過，冷冷地說：

「豈有此理！我倒要看看！那怕他是一個陸軍中尉，福朗素華會替他捧出了門口去！」

後來喬治還說起他的哥哥，說了又說，她終於打聽費理伯了。一禮拜之後，費理伯從頭至腳都給她認識了：他很高大，很強壯，很快活，只嫌粗暴了些。除此之外，她還調查得了些詳細的報告：

他的臂上有許多毛，肩上一個黑痣。有一天，她幻想着這大漢子到來，又想到她叫福朗素華把他趕出去；想得心熱了，便說道：

『喂，小娃娃，你的哥哥不來……可見得他是一個沒志氣的人！』

到了第二天，喬治獨自一人伴着娜娜的時候，福朗素華上樓來請問夫人，是否肯接見陸軍中尉費理伯胡恭。喬治的面色變了，說：

『我早就猜他來呢！今天早上媽媽曾經對我說起。』

他哀求她吩咐福朗素華回說她不能見客。但是她已經站起來，盛氣地說：

『爲什麼呢？他以爲我怕他！……好！我要開他的玩笑……福朗素華，請您讓胡恭先生在客廳裏等候一刻鐘，然後請我下去。』

她不再坐了，只興奮地踱來踱去，從火櫥上的立鏡走到梵爾斯的小鏡，又在一隻意大利的箱子上低頭照看她的臉孔。她每次一定斜了一眼，或微笑了一笑。同時喬治坐在安樂椅上垂頭喪氣，料定有一場大鬧，心裏非常着慌。她一面走來走去，一面說了些簡短的句子：